

龙 凤

文化

王维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龙凤是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古代出现过崇龙之族与崇凤之族交相递代的格局。两大族在长期的相互碰撞、斗争、渗透中逐渐融合，成为汉族的主体部分。



文化

王 上
維 海
堤 古
著 籍
出 版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凤文化/王维堤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ISBN 7-5325-2721-2

I. 龙… II. 王… III. 图腾—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354 号

龙 凤 文 化

王维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875 插页 5 字数 212,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5-2721-2

G·171 定价:15.60 元

2000.10.24

中国书店

No.6538557

前 言

龙、凤是中华大地上两大古族各自崇拜的神物。中国的古史,包括传说时代在内,出现过崇龙之族与崇凤之族交相递代的格局。龙、凤两大族就在长时期的相互碰撞、相互斗争、相互渗透中逐渐融合,成为华夏族和后来汉族的主体部分。龙文化与凤文化有各自的起源和发展史,但早就互相影响,至此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龙凤文化。

龙凤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丰富而多方面的内涵,当然,其中有可继承的部分,也有该扬弃的糟粕。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闻一多在一篇题为《龙凤》的文章中说,他接到一个新办刊物的征稿信,这刊物的名称就叫《龙凤》。闻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以他一看到“龙凤”二字,感慨万千地说:

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若有人愿意专就这点着眼,而想借“龙凤”二字来提高民族意识和情绪,那倒无可厚非。可惜这层历史社会学的意义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并不存在,而“龙凤”给一般人所引起的联想则分明是另一种东西。

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们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有了一姓,便对待地产生了百姓,一姓的尊荣,便天然的决定了百姓的苦难。你记得复辟与龙旗的不可

66D 42/06

分离性,你便会原谅我看见“龙凤”二字而不禁怵目惊心的苦衷了。我是不同意“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

闻先生的苦衷,是他那个时代给他造成的。那个时代,只能使他产生那种联想。龙凤文化中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糟粕,看过本书的读者自能把它识别出来,但帝王后妃并不能垄断了龙凤的全部,龙凤文化中,也自有属于人民的一部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正如闻先生分析的那样。长期以来,龙凤在民间被寓意为吉祥物和杰出人才。特别在今天,龙的腾飞和金凤凰的飞翔都象征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奋发向上,这对塑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而人民当家作主以后,甚至象征过“帝德”和“天威”的宫室舆服中龙凤的装饰“母题”,也被创造了它们的人民拿过来当作珍贵的文物保护起来,再也不用一看到它们就“怵目惊心”了。这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幸福。

1988年是农历龙年,我完成了《龙的踪迹》一书,由大连出版社于1990年1月出版,受到了《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的好评。十年过去了,我感到只谈龙文化而不谈凤文化,还不足以概括我国民族的发祥和文化的肇端,因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下,完成了本书的撰写,希望能在另一个龙年2000年的时候与读者见面。因《龙的踪迹》一书已不可多见,本书的部分章节,采用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而加以增订扩充,特在此说明。

《龙的踪迹》一书有两节专谈“龙的渗透力和凝聚力”与“龙和民族团结”,其实,龙凤文化较之单一的龙文化更具有民族凝聚与团结的作用。可惜这次由于资料积累上还欠火候,未能撰写成篇,不知将来有没有机会在再版时增补。敬请专家与读者对本书提出意见。

王维堤

1999年8月

责任编辑 郝明宝
刘德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龙凤的起源和发展	1
一、龙的原始形象	1
二、原始崇龙之族	6
三、原始龙的地方变体	15
(一) 鱼龙	16
(二) 乌龙	28
(三) 猪龙	32
(四) 牛龙	42
(五) 马龙	47
(六) 狗龙	53
四、鸟崇拜和凤的起源	57
五、凤的原始形象	70
六、凤的别名和凤属神鸟	82
(一) 皇鸟	82
(二) 鹏	90
(三) 鸞鸞	92
(四) 朱鸟	96

(五) 鸛雉	100
(六) 鸾鸟	108
(七) 其他	117
第二章 古史的龙凤递代	126
一、黄帝崇龙	127
二、少皞崇凤	134
三、颛顼崇龙	137
四、帝喾崇凤	140
五、尧崇龙	143
六、舜崇凤	145
七、夏崇龙	147
八、商崇凤	149
九、周崇龙	152
十、秦崇凤	155
十一、汉崇龙	157
十二、龙凤的斗争和融合	162
第三章 龙凤的文化意蕴	172
一、龙凤的初始意义	172
二、龙凤和巫术	174
三、走下神坛的龙凤	178
四、真龙天子的骗局	183
五、龙凤与人中精英	198
六、龙凤与瑞孽	215
七、龙与求雨	235
八、龙凤与神仙家、道教、佛教	245

九、凤箫龙笛	252
十、龙凤与造型艺术	258
十一、龙凤的两性分化	268

第一章 龙凤的起源和发展

龙和凤有着各自发生、发展的历史。要说到它们的起源,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尤其是龙,年代比凤更为悠远。

一、龙的原始形象

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种绵延了至少有七八千年之久的特殊现象,从原始图腾到现今的吉祥物,它的形象是逐渐发展的。从分布在神州大地上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来看,原始文化在不同地域呈现出多元性。与此相应,龙的原始形象也具有地域差异性,形成多种不同的变体。然而,龙的最初的和在发展中保持着稳定性的基本原形是蛇。也有人把龙的原始形象归到鳄鱼类去,在龙的发展历史上,鳄在某个阶段,曾在某些局部地区被误认为龙,或与龙属之蛟混为一物,确是事实。但鳄决非龙之原始形象,把鳄说成即原始人心目中的龙,与田野考古、民族调查、典籍记载所提供的关于龙的大量材料不相符合。

原始龙以蛇为基本原型,这个命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 从迄今为止地下出土的文物来看,无论玉龙、陶器龙纹

或用蚌壳、卵石摆塑的龙,形象都是蛇身的。如甘肃甘谷县出土的仰韶文化龙鱼陶纹,距今约六千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仰韶文化蚌壳摆塑龙,距今约五千五百年;西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距今约五千年;山西陶寺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盘彩绘蟠龙纹,距今约四千五百年;二里头文化陶器残片上的一首二身龙纹和有足龙纹,距今约四千年;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上的一首二身龙纹,距今约三千五百到四千年;都以蛇为基本原型,是蛇与其他动物特征的结合,或蛇自身形象的夸张变形。

(二)从甲骨文、金文的字体来看,龙字形态多变,写法不一。甲骨文的基本结构可以概括为蛇身、巨口而有角的形象。金文如邵钟、王孙钟等,龙字都是蛇的形象。颂鼎、禾簋中出现的“莽”字,偏旁也从“巳”。

(三)《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太皞氏以龙纪”,是我国最古老的崇龙之族。太皞氏的后裔有一支向西南迁徙,后来称为巴人,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说文》:“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巴是龙的传人,又是蛇的象形。

(四)《史记》、《汉书》都记刘媪与赤龙合而生刘邦,情节大同小异。据说刘媪在塘边打瞌睡,梦见自己与天神交接。她在那里做好梦,天气却变得雷电晦冥,太公不放心,去找自己的妻子,却看到了一番奇异景象。这番景象,据司马迁描写,是“见蛟龙于其上”;据班固叙述,是“见交龙于上”。照司马迁所说,刘邦的母亲还是个人,是蛟龙在她身上,使她怀了孕;照班固所说,刘邦的母亲本身也变成了一条龙,与天上来的神龙交配,生下了刘邦。《史记正义》引《陈留风俗记》说:刘媪死后化成一条丹蛇。这不是明写龙就是蛇吗?《史记》和《汉书》还说,刘邦酒后斩了一条蛇,后来编造成赤帝子杀白帝子的故事。“帝子”当然是龙,可是他的本相又是蛇。

若没有千古相传的民俗作为心理依据,刘邦岂能用这样的鬼话来愚弄民心?

(五) 古代典籍保存了大量关于龙就是神化的蛇的记载。王充在《论衡》里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又说:“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点明龙是神蛇,凤是神鸟。郑玄注《尚书大传》云:“龙,虫(蛇)之生于渊,行于无形,游于天者也,属天。蛇,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引《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葛洪认为龙有自然生成的,也有蛇神化而成的,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抱朴子·黄白》:“蛇之成龙……亦与自生者无异也。”《初学记》卷三〇引《抱朴子》佚文:“有自然之龙,有蛇蠃化成之龙。”从传统的观念看,龙未升天时,它的习性与蛇相同,也是蛰伏在泥土之中,所谓“龙蛇之蛰”(《易·系辞下》),“龙德泥蟠”(《后汉书·张衡列传》);而蛇得了神性,也可腾云驾雾,与龙没有什么两样,所谓“螭蛇无足而飞”(《荀子·劝学》),“飞龙乘云,腾蛇游雾”(《韩非子·难势》引《慎子》)。对于“螭”的解释,郭璞在《尔雅·释鱼》注中说是“龙类也,能兴云雾而游其中”,而许慎则说是“神它(蛇)也”(《说文》虫部)。可见神蛇与龙类原是等同的。《述异记》卷上记民间传说说:“水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有翅的龙)。”确认龙由蛇化来。清俞蛟《梦厂杂著》卷十说:“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为青龙,奉之如神。每岁二月望前,结綵为舆,管絃钲鼓,舁之以行,名曰迎青龙。”类似的记载,还可以找出许多。

(六) 自古以来“龙蛇”并提,几曾见过“龙鳄”连文?这是原始龙以蛇为原型,几千年来形成的民俗心理的反映。《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韩非子·难势》:“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也。”《楚辞·招魂》:“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史记·晋世家》记晋文公即位后封赏从亡之臣,而不及介子

推;介子推从者作“龙蛇之歌”悬书宫门,以龙喻晋文公,以蛇喻从臣,为介子推鸣不平。《汉书·扬雄传》说:“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用的是《易·系辞下》“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典故;同书《天文志》则用“动摇如龙蛇状”形容汉成帝建始元年一次奇怪的流星天象。《越绝书》说:越王勾践制作策楯,要以白璧,缕以黄金,“类龙蛇而行者”,使大夫种献之于吴。崔融《贺破吐蕃表》用“百里龙蛇之阵”描写唐军的威武。阮籍《咏怀》诗:“龙蛇为我邻。”王昌龄《寒食》诗:“雨灭龙蛇火。”杜甫《登慈恩寺塔》:“仰穿龙蛇窟。”又《禹庙》诗:“古屋画龙蛇。”沈传师《岳麓寺》诗:“樛枝竞惊龙蛇势。”苏东坡《西江月·半山堂》用“龙蛇飞动”形容壁上字写得好,苏辙《送柳子玉》诗则用“龙蛇舞”比喻“至今在篇章”的“醉墨”,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们心目中龙和蛇在形态上是相象的。两千余年相沿成习“龙蛇”连文,反映了民俗心理的定势,是龙出于蛇的有力佐证。

(七) 不仅仅汉族的民俗心理如此,许多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南方的壮、彝、布依等族与汉族一样有舞龙的民间习俗,而舞龙,除了龙头、龙尾,那蜿蜒的龙身,不正是蛇的形象的写照吗?从少数民族语言来看,龙脱胎于蛇的观念,也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如布依语“蛇”读[ɲu],“龙”读[ɲuʔ]^①,声母韵母全同,只是“龙”读长入声而已。错那门巴语麻玛话“蛇”读[bre:],“龙”读[bru]^②,声母复辅音[br]相同,韵母发生音转。阿昌语陇川话“蛇”读[mɛui],“龙”读[mɛuitsuŋ]^③,比“蛇”多一个音节。纳西语东部方言,“蛇”读[buzvkhv],“龙”读[mvbuzv]^④,是个合成词,意思是“天蛇”。在纳西族的古代神话中,龙受到惩罚,就变为蛇。从历史记载看,邝露《赤雅》卷上:“蛮人龙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也是以龙为蛇,以蛇为龙。

(八) 原始龙的形象,在上古时代就通过族属迁徙和族间文化

交流向域外传播了。古印度佛经中多龙王、龙女故事,但龙的概念,实自古代中国传入。从佛经典籍对龙的描写来看,龙也是蛇属之长。《善见论》卷一七:“龙者,长身,无足。”显然是原始的龙神化的蛇的形象。古希腊的传说故事中也出现了龙,这说明早在三千年前,华夏族的龙文化就可能经由本族的移民和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辗转传播到中亚甚至西亚,经过若干个中间环节而与希腊文化发生了接触。希腊古代传说“亚尔古船英雄们远航寻取金羊毛”的故事,金羊毛就是由一条永不睡眠的龙守卫着。图1是古代雅典陶瓶上关于这个故事的画像。画中男的是故事的主人公伊阿宋,他为了取得王位必须到遥远的科尔喀斯国去取金羊毛;女的是爱上了伊阿宋的科尔喀斯国公主美狄亚,她帮助伊阿宋用巫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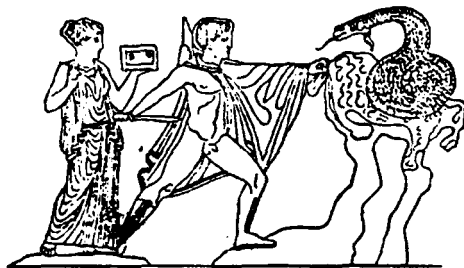


图 1

永不睡眠的巨龙朦胧地昏睡过去;而蟠在金羊毛上的龙,形象是长着胡髯的大蛇。这些从异域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以上八个方面的论述,足可证明龙的原始形象是蛇这个基本命题了。在这一节的结尾,我们再转录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中的一段话作为补充:

汉族人常把蛇与龙联系起来看。因为从形体上看,蛇与龙极相似。在十二属相中,民间就称蛇为“小龙”,又称蛇蛻

(蛇皮)为“龙衣”。宜兴一带有俗语云:“成了龙,还是蛇肚里出生。”湖南歌谣中有“南蛇蜕壳就变龙”的词句。说明民间有龙源于蛇的俗信^⑤。

这种俗信,源远流长,是大约八千年前原始龙脱胎于蛇直至于今在人们观念上的遗存。

① 喻翠容《布依语简志》87页,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陆绍尊《错那门巴语简志》163—164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戴庆厦、崔志超《阿昌语简志》102—103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④ 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135页,139—140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⑤ 见该书460页,作家出版社1990版。

二、原始崇龙之族

据较早也较可靠的古代文献来看,传说中最早与龙发生关系的是太皞氏。《左传》记载:太皞氏“以龙纪”,陈(今河南淮阳)为太皞之墟(均见昭公十七年),春秋风姓四国(在今鲁西鲁南一带)除了祭祀祖先神太皞,还祭祀济水之神(僖公二十一年),可以推知太皞族的发源地在今所发现的以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的地域范围之内。但传说中的太皞氏在炎黄之前,其时代比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要早得多。

太皞风姓,这“风”的意思,过去学术界有一种误解,以为即凤。原因是甲骨文无风字,凡风皆作“凤”,所以就把太皞风姓臆断为太皞凤姓。持此说者如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中‘风’即是‘凤’,风夷也就是‘凤’夷。从一个凤鸟氏族分为两个,一个属太皞,另一个属

少皞。”^①胡厚宣：“风即凤……是太皞即以凤鸟为图腾。”^②丁山：“由凤鸟的图腾而演为太皞后风姓。”“与其说太皞氏以龙纪官，不如说是以凤鸟纪。”^③王献唐：“姓由地起，为其族人所居之地名凤，以地为号，因并呼其族人亦曰凤。”^④

能不能因为甲骨文以凤为风，就以为凡风皆凤呢？不能。神州大地上古代族属复杂，原始文化多元，语系方言分歧，观念习俗相异，不可执一。甲骨文风凤不分只是反映了商族的观念、商族的神话，古代商族称风为“帝史(使)风”，他们认为风(凤)是传达天帝旨意的。但是，不一定每个古族都具有同样的观念。至今在苗、瑶、畲语的诸方言里，风和虫两个词有的完全同音(如苗语吉伟话：风[ci]、虫[ci])，有的一音之转(如畲语：风[ki]，虫[kin])，其他也大多音相近，可以推知在苗、瑶、畲族的上古语言里，风、虫是同源词。词的读音是概念的物质外壳，风虫同词这一现象，说明古苗蛮族的观念与商族不同，在他们看来，风与凤鸟无关，而与虫有关。汉字风的繁体字从虫，凡声，虽然读音与风一样(风也从凡得声)，与苗、瑶、畲语相异，但其意符虫却与商族的观念不同，而与古苗蛮族的观念一致。汉字的写法，直到秦统一六国时还有很大的地方差异，因而不能根据甲骨文以凤为风就认为太皞族风姓就必须是风姓。以此导出太皞氏以凤鸟为图腾的结论，与古史记载的“太皞氏以龙纪”完全不符，不能使人信服。王献唐不以图腾立说，而以风为地名，也没有任何根据，带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太皞风姓之风本从虫，《山海经·海外南经》“虫为蛇”，郝懿行笺疏：“今东齐人亦呼蛇为虫也。”《说文》训“它”(蛇)为虫，段玉裁注说虫、它“二篆实一字也”。风就是太皞族对神化的蛇—龙的原始称呼。

据古音学家的拟测，风字的上古音读，声母是复辅音[bɿ]。在各族融合为华夏族的过程中，复辅音渐次消失，遂失[l]变成“风”，

或失[b]变成“龙”，或衍变成双音节词“丰隆”（“风”、“丰”都是奉母字，上古无轻唇音，奉母[f]皆读帮母[b]）。丰隆是汉族神话中的雷师。《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云、雷本不可分，而“丰隆”为雷之象声词，以释雷师更为贴切。《淮南子·天文训》：“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高诱注：“丰隆，雷也。”汉张衡《思玄赋》“丰隆軯其震霆兮”，晋陆机《乐府》“壮哉奋地雷，丰隆岂久响”，唐闻朝隐《鹦鹉猫儿篇》“霹雳引，丰隆鸣”，可证历代皆以丰隆为雷或雷神。“风”是“龙”的原始名称，在汉语里只留下点滴痕迹。《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在其北。”“龙”字，郝懿行笺疏：“《淮南子·地形训》作𪔐（今本作𪔐），高诱注：‘……𪔐音蚌。’”风、蚌古音近同。又“𪔐”字，《说文》云“从广，龙声”，但读并江切，也与风之古音近同。何以“龙”的异体字读为蚌，而以“龙”为声符的“𪔐”字读为并江切，这些点滴材料隐约地为我们提供了“风”与“龙”之间关系的蛛丝马迹。又，今湘方言中有的地方把“笼”叫做“筭”。扬雄《方言》卷十三：“笼，南楚江沔之间谓之筭。”郭璞注：“今零陵人呼笼曰筭。”南楚的地域，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大致相当于今淮河与汉水以南，包括安徽西南、河南东南、江西中部、湖南湖北东部在内的一片土地。河南东南、安徽西南正属《左传》所谓“太皞之墟”的古陈国的范围，湖南南部是早期巴人活动的地域，有“羿屠巴蛇于洞庭”（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引《江记》）的传说，并有巴陵古迹遗存于岳阳；湖北东部也有过古风国，《元和郡县志》说：“竟陵县城，古风国也。”当是太皞族南迁至此聚居之处，竟陵即今湖北天门。因而南楚江沔之间呼笼为筭，实与太皞族呼龙为风具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反过来也正可为“风”是太皞族对龙的原始称呼提供了一个旁证。再，“巴”在汉代可以与“𪔐”通假，《说文》“𪔐，呵声。𪔐喻也，司马相如说‘淮南宋蔡舞𪔐喻’也。”这里是说“𪔐”单独用于表示呵声，也可用在